

懷念傅維新先生

Zoe 佐依子

當台北的世大運落幕，看到台灣為迎接外國的選手的準備，讓人感到這幾十年來世界的節奏從三十年的 *Allegro*(快板)，走到了超越快速的網路時代，比 *Presto*(最快速)還要更 *Presto*。然而，有一件事不會變，就是當人面對面時的那一刻，現在真正能見面、講幾句像樣的話的時光，簡直都像永恆了。

然而，你的人生有幾次記得的永恆？

第一次見到傅維新先生是快三十年前，也是一個國際的比賽，布魯塞爾，比利時。

比利時，一個面積跟台灣相仿，人口只有台灣一半不到的國度。飛機著陸，我都不知道街道寫的是法語還是德語(後來才知道是荷蘭語)，接待家庭住在說荷語區的安特維普，德賈夫人還親自到機場接我，她特別為了接待選手而去學英文，而且當時單位問她想收留哪一位選手，她說就這個從美國來的台灣女孩吧！

這個比賽有點特別，可以很長，也可以很短，分成四個階段，如果一直通過到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成為比賽的桂冠(*Laureate*)，住宿家庭就要照顧選手長達一個多月。我住了快兩個月。

比賽到了第四輪時，已經肯定成為桂冠，於是電視開始做一系列曝光訪問，其實整個比賽的過程都是全歐洲同步電視與廣播播放的，在沒有網路的三十年前是很大的宣傳。從來沒上過電視的我，比賽單位說：「Zoe，上上電視對你有好處喔！」我就這樣傻傻的趕鴨子上架，第一句話就問：「你從哪來的？」我說：「我在台灣出生，目前在紐約求學...」

當天比賽完，宣布了名次，到了後台想好好哭一陣子，卻看到一位亞洲人拿著一束花，旁邊帶著兩位年紀跟我相仿的女孩，也是亞洲人。他遞給我名片說：「在電視上聽妳是台灣來的，怎麼孤零零的一個人就來了？於是就帶兩位也在比利時求學的女同學來陪妳。」這就是傅先生，他就像一個神仙突然出現在一個異鄉想要保護所有從台灣來的遊子，但這時傅先生還不知道他即將會遇見甚麼樣的麻煩事呢！

傅先生當時是教育部派駐在布魯塞爾的代表，我得了個小獎，皇后會在皇宮接見，他馬上知會媒體在台灣宣布，還通知我的老師。照顧我的德賈夫人跟她先生馬上就請傅先生來參加個幾天後的家庭慶功宴，德賈夫人看

到傅先生的名片「Fou」忍不住小笑一下(因為Fou在法文是瘋子的意思)。

當晚，十分有外交大使風範的傅先生馬上跟這個畫家後代的德賈家族成為朋友，我因為壓力太大，覺得好像快生病了，去醫院檢查，醫生說要開個小刀，德賈夫人不敢單獨為我做決定，於是打電話給傅先生，傅先生又打越洋電話給我母親，最後決定讓我入院手術。於是一個月的比賽，兩個星期的養病，傅先生跟德賈家族頓時成為我的歐洲雙親。

醫院因為我是比賽的桂冠，完全不收一分錢，連開刀的醫生都跟傅先生成為朋友。據說我一直在病床睡覺時，他們都沒有離開過醫院。現在想想，我真是對這份恩情感到十分的汗顏，因為年紀太輕，不知道陌生人為妳做這些事其實是很困擾的，尤其回來台灣之後，漸漸知道傅先生的背景與他的任務，我這一個小小的音樂學生到比利時比賽，竟然給他帶來這麼多的麻煩哪！

後來我決定在比利時住一陣子，傅先生也是十分的幫忙。當時他介紹我認識的兩位女學生：李安榮跟黃雅琴，他們正在安特維普美術學院求學，也都成為我這三十年來沒有停止聯絡過的好朋友。後來傅先生覺得我既然要在比利時發展，就要認識學音樂的同行，所以又介紹我認識小提琴家鄭斯鈞與他的妻子長笛家宋麗曼。

在比利時，只要我想家就去找傅先生跟傅媽媽，他們總是慷慨的給我們時間與關懷，那真是我人生的黃金時光。

前幾個月，在歷史博物館觀賞常玉畫展時，在展場一開始就看到傅先生的照片，我才恍然大悟傅先生在台灣的藝術界裡扮演著這種與國際接軌的第一線角色，想想在歐洲完全沒有任何實質外交的台灣要如何去做這些連結的工作？簡直就是瘋狂，但傅先生做了一輩子，真的跟他的名字一樣：fou(crazy, in a good way)。

原本還想哪天去長庚養生村給他一個驚喜，結果昨天傳來他過世的消息，九十三歲的他走了。我想到1988年時，傅先生與德賈夫人還有我的醫生，在我開完刀時醒過來問我感覺如何？希望當時我有說謝謝。如果沒有，Monsieur Fou，請原諒我的無知，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您的恩情，您讓我的世界有了這樣永恆的美好。

Merci beaucoup!!!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國際伊莉莎白聲樂大賽得獎者、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碩士，現任職於台北愛樂電台 FM99.7 晚間十點至十二點之帶狀節目)